史記志疑

史記志疑卷三　　　　　　　　　　梁玉繩

周本紀第四

居期而生子

附案詩誕彌厥月疏曰人十月而生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周本紀云及期而生子則終一年矣馬遷之言未可信也厄林駁之曰人十月生往往有不然者穎達詩白華疏云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則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倘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不與人道合此婦人之最異者孔氏信五十年處胎之褒姒而不信離褒之部公何歟所駁甚當然余謂期宜讀如

字言及十月之期也與詩彌月合讀者誤爲期年耳又疏引周紀作及朞疑此居字是傳寫之誤

以爲不祥弃之隘巷

案踐跡之妄已說在殷紀中而稷之弃實非以不祥也蘇洵嚳妃論曰稷之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弃之乎鄭莊公寤生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

案詩言牛羊腓字之此所說又異

忔如巨人之志

附案史詮曰屹作忔誤

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案弃之封國賜姓與禹契仝時皆出于堯非舜也巳說見殷紀而堯封稷于邰劉敬傳明載之何史公之自相牴牾耶又生民詩疏曰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

案不窋之非稷親子先儒歷辨之詞繁語雜不能悉載竊取其精確者申而明之曰國語祭公謀父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官史亦本此言世爲稷官則非一代可知不窋身當夏衰則非弃所生可知斯本譙周說也劉敬傳云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遷豳言公劉去后稷十餘世則本紀世表書四世之誤可知斯本羅泌說也人表及韋昭國語注以不窋當太康時鄭豳詩譜以公劉亦當太康時非也余因考竹書少

康三年復田稷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以不窋爲后稷之後亦一的證。又路史發揮言稷生漦釐。一作璽 漦釐生叔均。山海經於大荒西經言后稷之孫叔均與海內經言后稷弟台璽生叔均異。西經誤也。雖諸牒散亡。叔均至不窋之世系無徵而不窋之不得爲稷子。更有明驗矣。史公惑于國語十五王之說。直以不窋繼后稷。卽僅有可徵之漦釐叔均。亦省削弗錄。而豈曉國語之不能無誤也。新安戴太史震東原集有周闕代系考。謂史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皆有令德之文。則是繼棄爲后稷之官不一人。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漢初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其說亦新。先儒俱就年之遠近代之修短置辨。都不論及國語。夫年代之懸殊。何待辨哉。所可疑者。太子晉衞彪傒稱十五世耳。前編云。史謂周道之興始于公劉。自公劉數至文王爲十五。不然則以數有德者。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漢言七制之主。此兩解又與國語元文

不合竊疑十五當是廿五簡素屢易篆隸遞更遂致訛舛二十爲廿音入說文本字也始皇石刻廿有六年足以互證已不窋路史發揮引杜釋例作僕窋恐非餘說見世表後有皇僕故知非也

子鞠立

附案國語韋注酒誥釋文及路史引世本皆作鞠陶幽詩譜疏引此紀亦作鞠陶則今史記本于紀表並脫陶字人表亦脫陶字

子差弗立

附案路史引世本作弗差以差弗爲非恐不足據別本作羌弗形近而訛

子毀隃立

附案人表及國語韋注與此紀全而世表作毀渝索隱引世

本作僞揄路史引作僞隃宅本集解又引世本作揄宋宋庠國語補音云或作愉今有作僞揄者余考酒誥釋文云毀揄爲昭揄音投則隃渝揄愉皆揄之誤葢因揄有踰音且字相近故也僞亦當作毀

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

案人表公非後有辟方高圉後有夷竢世本作侯侔亞圉後有雲都史注引世本全史公不知國語十五王之誤既以不窋爲后稷子又刪揄辟方三世不書以求合于國語皇甫謐附會其詞遂以辟方等爲公非諸君之字路史發揮及前編俱糾其繆也又路史謂侯牟是亞圉父恐非余疑亞圉乃高圉之弟并未是高圉之子不然則父子全名圉矣晉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雲都作靈都公叔祖類表作公祖類竹書作組紺

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國語韋注依人表作公祖宋庠補音云本或作公組稽古錄作公叔祖賴此處索隱引世表作叔類而禮中庸疏引此紀作太公叔穎（路史後紀九以祖類生諸盩爲二人非也）以一人而有數名增損改易疑莫能定蓋其中傳寫之訛亦所不免故索隱禮疏引史記皆與今本異也（史記考異曰盩類聲相近盩緣色紺青赤色與緅相似故又云組紺）

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

四書釋地曰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與漆沮無干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

附按左氏僖五年疏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馬遷之言疏繆而評林引明張之象謂婦姑相繼皆賢婦故曰

太姜生少子季歷張評所以著太姜係季歷之故解頗明白史公本不以季歷與太伯爲异母也孔疏自誤耳

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

案斷髮文身未知其事之有無卽有其事亦何害爲泰伯仲雍但此及吳世家並謂二人而左傳哀七年載子貢之言以泰伯端委仲雍嬴飾孔疏謂史作二人謬諸書或從史或依傳惟黃氏日抄卷二辨之曰泰伯仲雍始入吳而斷髮文身者隨其俗也泰伯果端委于其先矣仲雍繼之爲君而方斷髮文身豈人情耶且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吳人尊信之後泰伯君吳之事也髮雖斷何妨復長身雖文何妨被衣而義固不相害其始隨俗及得位則臨之以禮理固然也若謂泰伯端委至仲雍繼位而後斷髮文身是謂

仲雍不肖也黃氏之辨如此余謂仲雍在吳必早已斷髮文身至其嗣位仍而不改耳左傳乃子貢對吳之言非如墨子公孟說越王勾踐翦髮文身可比不得斥以為妄

季歷立是為公季

紀竹書云季歷作程邑文王遷程周書大匡解所謂周王宅程也而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宋敏求長安志皆謂王季遷都櫟陽蓋誤以遷都為王季而又誤以程為櫟陽耳程在咸陽東之安陵城伯休父于此得姓地屬右扶風櫟陽屬左馮翊非一地也史不書文王先遷程必是疎脫而宋程大昌雍錄不信宅程之事謂孟子明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若王季既已去岐則文王之生安得在岐周斯言殊失考畢郢即程王季元未去岐且文王固生于太王時將不生岐而

生程哉.

子昌立是爲西伯

案文王之爲西伯.因于王季.竹書可證.非文王始爲之也.史不書季之爲伯.失之.

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

案劉敬傳言伯夷歸周在斷訟後.當是也.此與竹書以爲在囚羑里前.似牴牾未確.而伯夷傳又依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誠廉篇謂伯夷之歸在武王初年尤非.蓋欲以實其父死不葬之說耳.至宋王安石臨川集伯夷論疑夷齊不及武王之世而死.則鑿空之言.不足信也.又盍字當衍.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

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

案崇侯之譖羑里之賂洛西之獻陰行之詐皆乖事實已辨在殷紀中而此又謂紂告西伯是崇侯譖之葢因大傳而誤也文之伐崇固奉紂命豈有命之修怨乎紂亦必無此語又此處兩帝字及下文以告帝紂帝紂鬬武王來以大卒馳帝紂師三帝字史詮謂皆當作商字之訛也據徐廣云帝一作商則史詮是

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

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案虞芮之事當時必有成文今無可考然以大傳毛傳及說苑君道篇較之史所載頗缺略不全復有异仝之語疑史公所增損也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

案文王伐國先後之次本不可考故大傳竹書及古史大紀諸書並與史異未詳孰是至以祖伊告紂事繫伐耆下乃史之誤也說在殷紀

自岐下而徙都豐

案當自程徙也

西伯崩

案天子曰崩古之制也以西伯而僭稱爲崩豈誤解受命之言乎大傳稱崩不足據竹書稱薨是已

其因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

案此及世表皆言文王益卦其實非也蓋與世俗言文王作爻詞仝謬孔氏易正義論重卦之說有四王弼以爲伏羲本淮南要略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馬遷以爲文王四說惟弼爲最當以繫辭考之十三卦體已具于羲農黃帝堯舜之世以洪範考之其七卜筮貞悔已見于禹錫九疇之時以周禮考之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注以別爲重則不但可爲伏羲因重之驗并知夏殷之易亦有因重先儒多以馬遷等爲臆說故自唐陸德明以至宋程朱竝依王輔嗣定爲伏羲重卦路史餘論亦有伏羲重卦辨至論

衡齊世對作兩篇既誤以爲文王益卦而正說篇又云伏羲得河圖周人因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非伏羲作之文王演之此王充之歧見也又文王之演卦辭因囚羑里而後作非在羑里中作之向來亦有誤解者若大紀謂易爻辭乃周公居東時所作未敢爲信矣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

案婁敬當漢初其告高帝已有質成受命之語蓋其說起于戰國好事之口史公亦仍而載之但受命二字實本于詩書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云者一受殷天子之命而得專征一受天西眷之命而興周室凡經言文王竝後世追述之曷嘗有改元稱王之說哉自有此

說而改元稱王之論紛如聚訟獨不思改元始于秦魏兩惠王稱王始于徐偃皆衰周叛亂之事奈何以誣至德之文王逸書文傳言受命九年大傳言受命七年皆謂受命得專征伐之年也今妄以文王爲改元遂指諸經所追述之文王概以爲生前之稱矣既改元稱王自應定法度易正朔追王先代其歿也書崩其謚也書王儼然商周之際有二天子焉不亦乖誕之甚乎風俗通皇霸篇論其謬泰誓疏斥其非史通疑古篇辨其舛唐梁肅議其反經非聖見唐文粹李覯議其取緯亂經迨歐陽子泰誓論出而文王之事方暢白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恐傳誤權輿于此然公羊至景帝時始著竹帛未可爲據故泰誓疏曰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取證也伯夷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亦文王是追王之明驗或問仲達疏經朱子評泰誓論俱兩存其說得毋文王于統內六州亦嘗建號歟曰否竹書

稱周文公稱西伯昌虆非不王之的證耶唐人義疏之學最拘故仲達于詩禮力主康成以稱王當在六年伐崇之後于尙書見僞孔傳不言稱王便力以稱王爲無所謂從孔則廢鄭從鄭則廢孔本不足憑至朱子因晚出武成有九年大統未集及周王發等句爲難理會是以兩存見語錄及困學紀聞十一卷殊不知武成僞撰其有道曾孫周王一節乃襲墨子兼愛中篇爲武王望祀岱宗之詞非伐紂時事閻氏疏證卷二已詳辨之若九年大統未集本逸書文傳受命九年之文也因考此云後十年乃後七年之訛文王賜專征之年數元不能確定史從大傳作七年詩文王與書泰誓武成疏言馬遷以爲七年可據傳寫訛爲十字而張守節正義從文傳作九年竹書及漢律歷志載三統歷亦作九年故欲改史文十字爲九而未考史本文是七

字誤直其下耳。或曰。謚爲文王巳下。似蒙上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言之皆武。王克商以後事。非謂文王當身事。文王之薨。謚爲文公。猶古公公季然。武王方追王三世。孔仲達周易論云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是以禮大傳曰武王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而中庸言周公追王者。先儒謂周公追王。是備其王禮。武王追王。是加以王號。其不及文王者。孔子專論文王無憂。雖不言追王。義自得通。注疏以中庸追王爲改葬。非。此解亦得。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

附案此以下疑即漢時僞泰誓文。其曰九年。乃武王即位爲西伯之九年。下文曰十有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與書序合。甚爲明劃。其言亦必有所據。與文王不相涉。師行載主。亦古之制。見曾子問。無足異者。乃自改元稱王之說興。于是以武王之

年爲文王之年而反斥史記爲誤真所謂以不狂爲狂矣夫泰誓僞書也尙無武繼文年之語奈何以之釋經乎至祭畢之解有二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趙岐注孟子畢郢全歐公泰誓論云祭文王之墓從馬趙說也後漢蘇竟傳曰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索隱謂文云上祭則畢天星之名從蘇說也二者當以前說爲是古不墓祭之論殊未然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案白魚赤烏之說乃漢初民間所得僞泰誓文詳見書序及詩思文兩疏中西京諸儒信以爲眞董仲舒爲漢儒宗其賢良策對猶言之況史公之愛奇者乎其書唐初尙存故孔仲

達顏籀小司馬章懷太子皆見之不知亡于何時也呂氏春秋名類篇言文王之時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葢戰國末有此妄談何足信哉

乃還師歸居二年

案班師再伐說在殷紀

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

附案徐廣謂伐一作滅恐非而後書袁術傳引史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與今本異

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案孟子亦言武王伐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蘇秦傳依國策言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韓子初見秦篇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淮南本經主術兵略訓風俗通正失篇並

仝然皆非也當依書牧誓序以虎賁三百人爲斷示兒編謂孟子引經之誤是巳考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虎士八百安得有三千之多古車戰之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制變更以甲士配車而戰一車實有百人每乘以虎賁一人爲右武王時侯國未備六軍故牧誓稱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百乘爲一軍一卿主之是以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周書克殷解作三百五十乘墨子明鬼下篇作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俱孤文歧說不足取證若甲士之數兼步卒在內以三百乘計之一車七十五人止有二萬二千五百人即一車百人亦止三萬人何云四萬五千耶下文大卒正義云大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此本孔晁周書注晁云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

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無論士卒之數過多。幾等虛張軍籍。卽虎賁三千五百之言。未識出何經典。正義亦知其妄。聽減士卒一萬一百。虎賁五十。而不知人數仍不合也。豈可信哉。大卒周書作虎賁戎車。風俗通皇霸篇引尙書云虎賁八百人。誤。故後正失篇引書仍作三千人。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附案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十二月者。卽十一年之十二月。自晛出泰誓有十三年之文。與書序十一年異。僞孔傳遂以月分繫于十三年。而以年爲武纘文。違經背義。莫斯爲甚。史全書序本無訛謬。故歐陽子泰誓論。邵子經世書。胡氏大紀。竝作十一年。以十三年爲非也。竹書紂四十二年。武王嗣爲西伯。五十二年十二月伐殷。亦與史合。惟呂氏春秋首時

篇言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葢幷其爲天子之年數之謂。至此作十二月。書序作一月者。殷之十二月。周之一月。一月與正月。今序就周言之。其實改正在克商後。當依商作十二月爲是。詩文王疏謂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泰誓疏作四日。殺紂。鑿空之論。未知何據。

武王乃作太誓

附案伏生尚書本有泰誓。合三篇爲一。故今文有二十九篇。大傳載泰誓篇目可證。其後伏生之泰誓亡。即以民間僞泰誓三篇充伏生之數。孔仲達所謂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也。今雖佚不傳。而以史考之。疑上文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還師歸。與齊世家所載蒼兕諸語。皆是上篇。上文居二年至孳孳無怠。與殷紀所載剖心諸語。皆是中篇。此下

所載告于衆庶至不可再不可三乃是下篇其中或有刪省不全登錄至困學紀聞卷二謂大誓與大誥今衛包改定今文始作泰恐不盡然（王伯厚本晁氏之說）九經古義曰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于衛包余因惠氏之言考之古大泰太三字音義並通俱可通寫如董仲舒策陽居大夏陰居大冬賓用管子山國軌篇泰春泰夏泰秋泰冬之語莊子應帝王篇以大庭氏爲泰氏淮南子詮言訓以太王爲泰王以太羹爲泰羹漢書袁盎傳以太常爲泰常後書班固傳東都賦以太師爲泰師隸釋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以太夫人爲泰夫人而一部史記俱作太字范蔚宗後漢書避其家諱改泰作太蓋本于此是乃通用之證有謂後人加

點爲太以別大小字者非也。尚書大傳中凡與僞泰誓仝者皆後人增入說在儒林傳

二月甲子昧爽

附案二月誤。當依徐廣注作正月爲是。齊世家作正月。此乃後人傳寫妄改也。蓋周之改正在克殷後。斯時周師初發。不得遽改殷建丑之正月爲二月。況上文依殷言十二月。不用周建子之月稱正月。何以此依周正作二月乎。

其子爾身有戮

附案史詮曰。于作予誤

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

附案自此以下至罷兵西歸。皆錄逸書克殷解。頗有次第可觀。惟斬紂一節。係後人竄入不足信也。史公所載較今本周書字句各殊。短長互見。吹景集會疏其異仝辨之。然尙有漏

略所說亦有未安余更加考訂條列于後其文異而義全者則弗論矣四千乘幷諸侯兵言之武王止三百乘而已周書言三百五十乘非說見前

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案帝當作商紂止發畿內之兵安能如此其多書武成疏曰紂兵雖衆不得有七十萬人史虛言之

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案周書世俘解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守節所引有訛殷紀所云衣其寶玉衣也此珠字疑寶字之誤餘說在殷紀

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

案索隱云武王不應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辭耳尋上文諸

侯畢拜賀武王尙且報揖無容遂下拜商人但周書作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索隱依史誤文說之故以爲失辭也明胡應麟三墳補逸曰諸侯畢拜之時武王方在師旅未暇答拜至入商郊羣賓僉進稽首武王乃答拜周書之文自明其答拜者蓋前諸侯及商臣子皆在其中史記但言商人再拜注遂謂武王不應止揖諸侯而答拜商人史記固訛注者亦失考

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劒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輕劒周書作輕呂孔晁注劍名）

案此乃戰國時不經之談竄入逸書克殷解史公誤信爲實

取入殷周二紀及齊世家三代以上無弑君之事詎聖如武王而躬行大逆乎世表于帝辛下書弑葢因誤信懸旗一節故書弑字孟子稱武王誅一夫紂未聞弑君奈何妄加以弑哉武之伐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爲民除蟲耳紂之死武之不幸也吾意武王當日必以禮葬焉于何徵之賈子連語篇言紂閼死紂之官衛與紂躁棄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夫倉卒之際尚使人帷守則事定而必以禮葬可知寧忍親戮其身耶湯之于桀放之而已竹書謂湯放桀三年而卒禁弦歌舞不失舊君之道武之待紂豈遂不如湯之待桀奚至以巳焚之枯骨矢射劍擊斬鉞懸旗復受分尸梟首之慘哉孟子讀武成不信血流漂杵之語懸旗之誣悖百倍于敵師其可信

乎。論衡恢國篇云。齊宣王憐釁鐘之牛。楚莊王赦鄭伯之罪。君子惡（疑脫惡字）不惡其身。紂屍赴于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觳觫。祖之梟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又雷虛篇云。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尙書曰。予惟率夷憐爾。此與帷守一端。足明武王之心。先儒之辨甚繁。不及盡錄。余竊取其要而論之。由斯以推。則離騷云后辛菹醢。周書世俘解云。武王在祀。太師負紂懸首白旗。妻二首赤旗。先馘入燎于周廟。荀子正論及解蔽篇云。紂懸于赤旆。韓子忠孝篇云。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墨子明鬼下篇云。武王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淮南子本經訓云。武王殺紂于宣室。褚生補龜策傳云。紂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岐詞詭說。全爲誣矣。至殷紀但言殺妲己。此

依周書言二女自經一殺一經已屬參差而又增出嬖妾二字不知嬖妾之即妲己歟抑妲己之外更有二女歟孔晁注謂二女妲己及嬖妾即史所載未免乖錯射擊斬懸亦事之所必無者斯皆害義傷教令後世叛亂之臣進刃于其君戕及骨肉而援武王以藉口直是此等記載開之古史不書其見卓矣又史不言武庚之母而史通疑古篇云隸父商紂之子也父首梟懸母軀分裂仰天俯地何以爲生以武庚爲妲己子不知何據它若後漢書孔融與曹操書謂武王以妲己賜周公乃詼嘲之語非其事實

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

案周書作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此脫拜假二字

畢公把小鉞

案畢公乃召公之誤周書及魯世家是召公也

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

案周書云王入卽位於社大卒之左羣臣畢從此誤增右字脫羣臣字或云但之字下脫一左字耳

毛叔鄭

案此與周書竝云毛叔名鄭四八目作毛叔圉未知孰是至杜注定四年左傳作毛叔聃則誤也明陸粲左傳附注曰聃季是毛叔弟何容乃取兄名爲封國之號斯必不然

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附案此史佚祝辭周書無之但云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吹景集曰史佚祝王何緣周公再拜若周公出召公倘父當皆出

矣何獨書周公出耶。蓋書誤也。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附案吹景集曰。周書畢公下有衞叔。無表閭事。當依史記。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

案人表括作适。古字通用。然周書作南宮忽也。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吹景集云。周書括作伯達。當從周書。展作遷。保玉作三巫。孔晁注。三巫地名。按遷鼎于洛邑。三巫未詳。

行狩

附案書序作歸獸。與史異。蓋狩爲古獸字。非訛也。

作分殷之器物

濟南集辨惑曰。書序作分器。是篇名。紀失其名矣。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案樂記疏云。未及下車者。言速封諸侯。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乃封。與未及下車義反。當以禮記爲正。但余考樂記薊爲黃帝後。祝爲帝堯後。韓詩外傳三全。潛夫論五德志亦言武王封堯胄于鑄。而史記祝薊二國互易。豈以堯祖黃帝。可通言之歟。亦當依樂記爲是。呂覽愼大云。武王封黃帝之後于鑄。封帝堯之後于黎。史蓋仍其誤。而黎與薊以音近致譌。曰祝曰鑄。其地不殊。古鑄祝全音字亦得通。故康成注樂記云。祝或爲鑄。又高誘注淮南俶眞訓冶工鑄器云。鑄讀作祝。續郡國志濟北蛇邱有鑄鄉城。梁劉昭注云。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于鑄。張守節以

爲東海祝其縣非也。路史國名紀云、鑄侯爵、祝也。今兗之龔邱治古蛇邱。至杞國非武王始封之說、在夏紀矣。（樂記疏引史仝記。豈孔氏見本異耶。疑。）

登豳之阜以望商邑

附案此下本周書度邑解、亦有異仝。茲據吹景集及他書考定列後、其文之詳略、非論也。豳周書作汾。吹景集曰、汾水在太原、從史作豳爲是。或云汾當作邠、即古豳字。說文引爾雅西至于汃國、今爾雅作邠字。汾豈汃之轉訛耶。史詮曰、度邑篇作汾、蓋因汾與邠相近、遂誤爲豳耳。余謂史詮從周書作汾是也。汾近朝歌、即郡國志穎川襄城縣之汾邱。若在栒邑之豳、何從登其阜以望商邑乎。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案麋鹿二字周書國語淮南本經訓博物志及集解引隨巢子皆作夷羊竹書夷羊見是也蜚鴻二字淮南作飛蛩注蝗也索隱引隨巢作飛拾博物志作飛蝗又不全前賢所解各殊具詳吹景集中余謂麋鹿乃夷羊之誤蜚鴻乃飛蝗之誤董斯張以孟子言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史記言紂廣沙邱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謂當作麋鹿蜚鴻但苑囿之禽獸是紂所畜養與此言天災不合郊牧田野亦非苑囿可擬

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

附案索隱云言今悉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紂仝罪錢唐邵氏泰衢史記疑問曰悉求不順罪並殷王孰謂武王聖德竟等彘秦之阬誅哉吹景集依周書

作志我共惡。毋從殷王紂。其論曰。索隱之說非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豈舉人而淫刑以逞乎。言志我之所共惡者。亦惟從紂爲虐。如費仲惡來輩。餘固無所問也。書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降宥也。即其義。錢唐王孝廉庚期曰。從由也。謂當日指以爲惡而貶斥者。乃由于殷王受之不明黜陟。今悉求其人而昭雪之。王說是。

日夜勞來我西土

附案別本我上有定字。是。勞來乃定也。徐廣謂一云肯來恐非。餘姚盧學士文弨曰。周書度邑解作四方亦宜未定我于西土。文訛難曉。竊以字形求之。四方與此日夜相近。赤疑亓。古其字。或亦之訛。史記無此字。宜未與此勞來相近。周書定我于西土。本有定字。

以存亡國宜告

附案評林王鏊曰此句疑有誤不可解方氏補正曰此隱括洪範而爲言也鯀殛禹興存亡之迹九疇皆有國者所宜用說本正義王孝廉曰依方氏說則下文不可接蓋下文問天道乃陳範耳竊意存亡國即興滅繼絕之意宜者義也以義所當行者告武王左傳云存三亡國語亦類此蓋謂當時滅國五十之事正義非逸周書世俘解武王征四方憝國九十有九

周公乃祓齋自爲質

附案魯世家亦作質如周禮質劑之質正義解作贄非明徐孚遠史記測議曰書作自以爲功此改作質字義勝

武王有瘳後而崩

附案後字下有闕史文未必如是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

案周公殺管叔一事。千古厚誣。夫周公寧有殺兄之事哉。自左傳言之。史記著之。諸子述之。遂搆虛成實。於是說尚書者。謬解金縢弗辟爲刑辟。僞作蔡仲之命者。又謬解周書降辟三叔爲周公致辟管叔。聖如周公。豈忍假王命以推刃仝氣乎。大義滅親之說。亦後世藉口周公者所造耳。至說苑指武載周公誅管蔡。由于齊人王滿生。尤屬誕妄。然則管叔何以死。曰周書作洛云。管叔經而卒。知罪自縊。未嘗殺也。使管叔不死。當亦與蔡仝放爲殺云乎哉。韓詩外傳四言周公誅管蔡由于客之說。亦妄。

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

案微子封宋在武王時。不在成王誅武庚後也。說在殷紀。

頒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衞康叔

案康叔封衞經史皆以爲成王時事大傳亦有成王四年建侯衞之文但成王爲康叔之猶子而康誥稱朕弟寡兄穆考又屢呼小子封有是理乎此或是周公代王之辭然康誥酒誥諸篇無一語及武王亦無一語及武庚之叛抑又何耶考竹書武王十五年誥于沬邑褚生續三王世家載丞相奏云康叔扞祿父之難後書蘇竟傳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武庚作叛康叔守邦于衞斯言未必無據故先儒定爲武王封康叔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以殷餘民益封康叔義或然歟宋車若水脚氣集別有一說云當是武王已作誥命將封康叔繼思以舊地存武庚既平武庚成王始宣武王之誥以封康叔此臆解不足憑竊意紂畿內千里武王以鄘封武庚孔晁注周書作洛解云封以鄭祭成湯是已又分其

餘地爲三國。紂城朝歌以東曰衞。北曰邶。南曰鄘。羅泌以邶鄘爲商後

此所謂衞。因後益封康叔追緊之。當時必別有名。使三叔各

尹而監之也。漢地理志言但分殷畿內爲三國。邶以封武庚。

管叔尹鄘。蔡叔尹衞。誅叛之後。盡以其地封康叔。而遷邶鄘

之民于洛邑。殊不然。詩疏已辨之。鄭譜以三監爲管蔡霍甚

是。而謂以紂京師封武庚。恐非。紂京師封康叔。不封武庚耳。

此紀正義引世紀云。管叔監衞。蔡叔監鄘。霍叔監邶。路史國

名紀云。霍叔尹邶。管叔尹鄘。蔡叔尹衞。所說各異。作洛解曰。

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注以東爲衞。以殷爲邶鄘。霍

叔相祿父。亦非也。

魯天子之命。

附案書序作旅天子之命。釋詁云。旅陳也。魯世家作嘉天子

命疑史公以意改之。然徐廣謂嘉一作魯。此又明作魯字。則索隱以魯爲誤者非矣。考宋丁度集韻旅古作魯。而字之所以通用者。古文旅魯字皆作炎。故旅亦作魯。見說文及左傳首篇疏。又宋董逌廣川書跋云。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魯古文旅。然則秦時已寫旅爲魯。史公襲秦之舊文耳。

梓材

案此篇本出伏生。而一篇之中。前後語意不類。未定是告康叔。存疑可也。

其事在周公之篇

案周公二字不可解。必是周書之誤。

成王旣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滹南集辨惑曰。多士爲殷民而作。無逸爲成王而作。在本紀

則并無逸爲告殷民。在魯世家。則并多士爲戒成王。不惟牴牾于經。而自相矛盾亦甚矣。

作康誥

滹南集辨惑曰。此乃康王之誥。若康誥則命康叔者也。書豈有兩康誥耶。

康王卒

案史公諸本紀。天子皆書崩。而有書殺者五。周幽王哀王思王及秦二世父子也。有書死者五。夏桀殷武乙辛受周厲王秦武王也。或殘虐無道。或傷戕短命。其貶之固宜。而周紀又雜書卒者三。未曉何故。昭王不返。赧王遂亡。則降書以卒。猶可言耳。若康王之賢。與成竝稱。豈得下仝昭赧乎。夫前之文王當書卒者也。而僭書曰崩。此之康王當書崩者也。而降書

曰卒失義例矣。

卒於江上

附案正義引世紀謂膠船液解。溺于漢水。水經沔水注作歿于沔。故地有左桑死沔之稱。小有異也。杜預亦云涉漢船壞而溺。呂氏春秋音初篇謂昭王征荆。涉漢梁敗。抎于漢中。其右辛餘靡振王北濟。竹書言天大曀。喪六師于漢。無船解梁敗之說。似竹書爲可信。至所云振王北濟者。振王之尸也。左穀二疏據高誘說。以振王爲非。未免錯會。

穆王卽位春秋巳五十矣

案竹書言穆王以下都于西鄭。臣瓚漢地理志注亦云。詩小雅譜疏引世本漢志又言懿王徙犬邱。竹書謂遷槐里在十五年。槐里卽犬邱。遷都大事。紀表皆不書何也。然則東遷以

前已再徙都矣至史公言穆王卽位已五十必非無徵僞作孔傳者變其文曰穆王卽位過四十孔疏謂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當各有所據而豈知其卽據史記乎

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

附案此云太僕國之政則非太僕正矣史公親受古文不應與書序違異如此葢謂太僕之官其係于國政最重太僕得其人而國以永寧也復寧二字承上文武道缺而言史公意中有穆王周行天下一事故爲斯語耳八駿遠游之時伯冏必已去位穆王殆忘申誡太僕之心歟王若虛斥爲不成文理粗莽之甚

昔我先王世后稷　我先王不窋

附案此仍國語也不曰先公而曰先王者韋昭謂子孫通稱

先世爲王。如契稱元王之比。僞武成傳疏亦言之。

商王帝辛

案既曰商王。又曰帝辛。岐而複矣。此仍國語之失。有說在殷紀中。

邦內甸服邦外侯服

案禮卒哭乃諱。已祧不諱。春秋以降。雖生時亦已諱之。故魯隱公名息姑。而春秋隱元年經云。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不言姑蔑者諱也。（路史國名紀二注以姑爲引語猶於越。）定公名宋。而左傳昭八年云。自根牟至于商衛。蓋昭公事紀于定公之世。諱宋爲商也。（哀廿四年稱孝惠娶于商。乃是死而爲諱。釋文可證。）嗣後諱名甚嚴。漢法觸諱者有罪。如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恆。之字曰常。景帝諱啟。之字曰開。武帝諱徹。之字曰通。馬班作史。咸

遵此典。又史公以父名談。遂私諱爲同。或改用譚字。乃余讀兩史。其于君父之名。往往有不盡諱者。甚且文帝武帝。直書其名。不一而足。豈非疎乎。邦內邦外。當作國內國外。其餘犯諱之處。俱分見各條。或問史亦有不避諱者否。曰有。夏后啓則不諱。蓋不敢以今之天子。易古天子之名也。是以微子之名改稱開。而禹之子不稱夏后開。山海經楚辭及諸子書作夏后開者。皆後人妄改也。漢書武帝元封元年。詔稱啓母石。不不因父景帝而改呼開母石。師古謂史追書非。顏氏炎武金石文字記。有漢延光二年開母廟銘。亦後人改稱。高后名雉。亦不諱。史漢中雉字甚多。均所不避。自荀悅妄言諱雉爲野雞。魏如淳與師古未曾詳考。謬從其說。并以誤韓昌黎。其作諱辨云。漢諱呂后名雉爲野雞。而所以爲茲說者。祇緣漢郊祀志本封禪書有野雞夜雊一語耳。殊不知雉本一名野雞。如逸

書王會解之稱皋雞非關避諱改稱故杜鄴傳亦言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全部史漢惟此兩見野雞字安得盡沒數十見之雉不論而反以單文隻句爲徵耶即以封禪書觀之曰有雉登鼎耳雊曰有物如雉曰白雉諸物何故不皆改稱野雞則漢不諱雉甚審必以僭亂黜之矣唐石經明皇月令曰野雞入大水爲蜃野雞始雊乃以諱高宗嫌名改非禮也高宗名治

先王之順祀也

案順祀非當依國語作先王之訓蓋此句與下文廢先王之訓相對也其餘與國語異處皆義得兩通故不論

甫侯言於王

案尚書甫作呂孔疏曰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爲甫刑詩崧高云生甫及申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甫侯不

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宣王以後。改呂爲甫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仝其說。則宜稱呂侯爲是。而通志氏族略曰。呂甫聲相近。未必改也。但竹書云。穆王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似分呂甫爲二。又說文云。鄦甫侯所封。鄦即許字。疑莫能定矣。

兩造具備

附案徐廣謂造一作遭。考書曰。弗造哲。予造天役。王莽作大誥云。予未遭其明悊。予遭天役。文侯之命曰。嗣造天丕愆。僞孔傳亦訓爲遭。蓋古通用也。

五過之疵官獄內獄

索隱曰。呂刑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

省文

惟訊有稽

案呂刑訊作貌此作訊恐非稽貌猶周禮色聽也而索隱謂訊音貌則謬甚訊安得有貌音乎

無簡不疑

附案疑字乃湖本訛刻它本是不聽

其罰倍灑

案灑即蓰也然考蓰者五倍之名臏刑重于剕刑罰止倍差豈有剕刑加罰倍蓰之理當依呂刑作惟倍爲是蓋罰二百鍰也

其罰五百率

附案徐廣云一作六是也呂刑作六百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

附案此與竹書合韓昌黎佛骨表依呂刑稱百年恐非是呂刑所云享國百年者指書所作之年而從其生年數之也御覽引史曰年一百五歲論衡氣壽篇言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出一百三四十歲妄也

子共王繄扈立

附案世表及世本人表作伊扈此作繄字古通也而竹書單名繄明是竹簡爛脫不可從

公行不下衆

案國語當衍不字

子懿王囏立

附案囏字誤索隱曰一作堅是也各處皆作堅

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

案高圉之父名辟方。是孝王與十六世祖仝名矣。殊不可解。疑有誤。

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

附案人表獨以夷王名揩。與諸書異。恐訛。

厲王即位三十年

案厲王在位之年。漢初已無可攷。故史公作表。斷自共和。而據本紀所書。是三十七年流彘。五十一年崩。後儒皆從之。其實此紀載芮良夫諫用榮夷公與召公諫王監謗二事。俱國語文。國語無年。但云監謗之後。三年王流于彘而已。史公以良夫之諫繫于三十年。外紀云。好利非一年之事。以召公之諫繫于三十四年。未知何據。竹書謂厲王十二年奔彘。二十六年陟。而以命榮夷公爲元年事。監謗爲八年事。竹書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周書

有芮良夫一篇史只據外傳載之故不及良夫語良夫眞賢臣也。外紀又謂厲王在位四十年。恐俱難信。

得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案其謗鮮矣至王益嚴十五字。國語所無。當是誤增。外紀曰三十年王殺謗者。三十四年始道路以目。事不相接。

瞽獻典

附案左傳襄十四年。瞽爲詩疏引周語作瞽陳曲。韋昭云。瞽陳樂曲獻之于王。余舅氏元和陳大令樹華有依宋本校定國語亦作曲。韋注曲樂曲也。則知今本國語史記竝譌爲典字。典與瞽何涉。

成而行之

案國語此句下有胡可塞也四字似當補入否則語意未了
葢史脫耳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

案以共和爲周召行政之號史公之單說也而韋注國語孔疏左傳及史通獨宗之後儒並依斯解其實不然昭廿六年傳云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則知厲宣之間諸侯有代王行政者矣周召本王朝卿士倘果攝天子之事不可言釋位別立名稱若後世之年號古亦無此法故顔師古以史公之說爲無據也考竹書紀年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篇及索隱引世紀正義引魯連子並以共和爲共伯和共國伯爵和其名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共地近衞即漢河內郡之共縣周時亦謂

之共頭呂氏春秋誠廉篇武王使召公盟微子于共頭之下是巳古史從竹書路史有共和辨可互相證明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翁主然共時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凡有言共伯至周攝政者有言共伯干位篡立者有言共伯卽衛侯者盡屬不經之談爾呂氏春秋愼人篇注共伯棄其國隱于共首山而開春篇注又以共伯爲夏時諸侯皆高誘妄論也然竊怪史公以共和紀年大違春秋天王出居公在乾侯之義遂使逍遥共首之賢侯幾疑其與羿浞莽卓等豈不誣哉夫厲以得罪于民流彘不返共和攝政王號固在也奈何削之史公作史往往有不可解處共和爲諸侯而取以紀元韓之武子趙之簡襄桓獻身爲大夫而紀其年于晉存

百年之前惠帝不立本紀反以呂代劉覩斯衆論咸成乖越後此如孺子猶在班書附居攝之年中宗見存唐史著則天之紀它若宋呂祖謙大事記以義帝紀元劉氏外紀惑于漢人周公踐祚之說別列周公攝位七年豈非踵仍亂例耶歐陽公春秋論有言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此足定載筆之失

宣王崩

案國語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鄗韋注引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不辜後二年王田于圃杜伯射王中心折脊而死史但言崩亦似略封禪書雍有杜主祠即杜伯索隱引墨子說此事大仝小異正義襲韋注亦云周春秋而不知韋昭本于墨子未嘗見周春秋蓋墨子明鬼下篇引周春秋語世無其書

韋處諐其博耳。杜伯射王事。隋顏之推還冤志最詳。

子幽王宮涅立（涅字下从土。各本訛作工。）

附案幽王之名。此作宮涅。紀年作湦。無宮字。人表及世族譜國語注作宮湦。呂子當染篇注作官皇。詩王風譜疏引紀作宮皇。而大紀又只作涅。國語補音曰。今官本史記作宮湦。偏檢字書無此字。又或作宮湦。然並與涅字相亂。皆非是。據人表作宮湦。宜從湦。（今本史記作湦。人表作湦。與庠所見异。）余謂湦乃涅之訛。而涅湦皇三字亦誤。當從外紀古史作宮涅爲是也。知者。徐廣曰一作生。蓋涅與生通借耳。若果名湦。安得別作生字乎。且更有兩確證。晉惠公名弗湦。一作弗生。（今亦訛爲湦。）曹桓公名終生。一作終湦。觀晉曹二公之名。可以定幽王之名矣。（說文腥醒並作胜鮏。知古字凡从星者恆作生。）

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案鄭語帝庭作王庭夏帝作夏后史公妄謂夏殷稱帝故改國語以信其說耳然國語不盡可據龍漦一事更怪于丹朱生穆王述異記言夏桀宮中有女子化龍復爲婦人桀命曰蛟妾蓋從此事影撰也白華詩疏以爲褒生妖异亦是愛奇輕信耳邵氏疑問曰三代建都異地且經歷千年寶鼎尚難稽問矧茲木櫝漦函既非傳世重珍何爲藏勿敢發卜云其吉竟得亡周之姒元黿新化觸非宜孕之人吐沫幾何千年始變七齡童妾雖與黿交左右思之殊增迷惑

既齓而遭之

案國語既上有未字此似缺未既齓者齒未盡毀也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

案竹書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二十一年晉文侯殺余臣史公不錄攜王疎矣嘗論申侯者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始奔于申繼立于申終且爲之戍申不可謂非與聞乎弒矣借手腥羶無殊推刃虢公明冠履大義獨立余臣輔相二十年之久眞疾風勁草哉使當時晉魯許鄭皆如虢公則廢宜臼而奉攜王周有祭主世有人倫豈不偉歟余方怪當時羣侯之替余臣而史非削余臣不書

毋亦昧于春秋之義乎。左傳攜王奸命。言出于王子朝。何逕也。日知錄云。文侯之命。平王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以殺余臣之效也。當時諸侯但知冢嗣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弒。爲可誅。虢公之立余臣或亦有見于此。後之人徒以成敗論。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當日之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之後。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于書。錄揚之水于詩。其旨微矣。葛藟詩序。謂平王弃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仝列下下。傳言平王東遷。葢周之臣子美其名耳。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之此之詞。盤庚遷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爲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于洛。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耶。加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于

建康也。此辨甚確。杜世族譜及昭廿六年傳注、韋注晉語一竝誤以攜王爲伯服。言諸侯廢伯服立宜臼。孔疏引劉炫說。褒姒之黨立之。引束晳說。伯服立積年始廢。又以爲余臣非嫡。故稱攜王。均未考竹書伯服已見殺。妄生異端。奚足爲據。

五年鄭怨與晉易許田

案春秋是年鄭但歸祊耳。易許田在後四年也。此與十二侯表及晉鄭世家全誤。說文宀部有惌字云。宛或從心。則怨當爲惌。

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

索隱曰。祊是鄭祀太山之田。許是晉朝京師之湯沐邑。有周公廟。鄭以其近。故易取之。此云許田天子用事太山田。誤矣。

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

案事在三年非四年也說見表

子釐王胡齊立

案厲王名胡釐王何以又名胡不可曉

子惠王閬立

附案世本人表並名毋凉國語韋注亦然疑名字之別

惠王犇温

案左傳奔温者子頹五大夫非惠王也說在表

樂及徧舞鄭虢君怒

案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謂其哀樂失時必及于禍何言怒也

二十五年惠王崩

附案春秋書惠王崩于僖八年十二月左傳謂崩于僖七年

閏月疑左傳有誤。從傳則二十四年。從經則二十五年。今依傳考之。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故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次年正月盟于洮。定襄王位發喪。則祕喪僅踰月。安得緩至十二月乎。或者惠王有疾弗瘳。襄王恐一旦大故。叔帶篡立。先告難于齊。於是桓公合諸侯于洮以定其位。至冬王乃崩耳。此元吳澂春秋纂言之說。又竹書惠王之陟在二十五年。

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

左傳僖五年疏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晉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史記謬也。此與年表同。如傳全誤。

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犇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

案左傳帶奔齊在僖十二年當襄王四年此與表並誤在三年也平戎亦在四年

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

案事在十四年表與左傳合此誤

十三年鄭伐滑

案國語以伐滑爲襄王十三年與左傳違史仍國語之誤當作十六年

故囚伯服

案左傳云鄭伯執二子則此脫游孫一人

今以小怨弃之

案史節錄國語文不用左傳疑此句下脫不可二字否則其語未了也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

案此以伐鄭在十五年國語作十七年俱誤當依春秋書于襄王十六年也

殺譚伯

案集解引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索隱謂國語譚伯而左傳原伯唐固據傳文讀譚爲原然春秋有譚何妨此時亦仕王朝預獲被殺國語既云殺譚伯故太史公依之不從左傳也索隱甚謬唐固引傳文政以著譚原之異未嘗讀譚爲原而譚久爲齊桓公所滅此時安得有之蓋國語誤小司馬不糾史之誤從國語而妄爲之徵豈非升謝堂而覓鳳

毛責坊州以貢杜若乎。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

案史著一初字。似非此時事。然匈奴傳亦云。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破逐襄王。考僖廿四年左傳。初惠后欲立子帶。未及而卒。子帶奔齊。而奔齊在僖十二年。則惠后已卒十餘年。故襄王稱先后也。安得有惠后開翟爲內應之事哉。紀傳皆誤。

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

案左傳王使簡師父告晉。在魯僖廿四年。爲襄王之十六年。此作十七亦誤。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

案賜晉爲伯。是二十年狩河陽時事。此誤書于十七年也。或

云此十三字當在後文狩于河陽之下錯簡于十七年

三十二年襄王崩

案二當作三

子頃王壬臣立

案人表作王臣當是也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案通志以瑜爲匡王子非也定王之名國語韋注作揄宋庠補音云本或作瀹或作褕人表又作榆未知孰是

子靈王泄心立

附案靈王之名周語韋注亦作大心

后太子聖而蚤卒

案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八月戊寅王穆

后崩。王子朝告諸侯曰。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則聖而二字乃一壽字之誤。不然。豈穆后與太子俱聖乎。經無所考也。又后似不可言卒。表書后太子卒亦非。

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

案二十下脫五字。景王在位二十五年也。

子丏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猛爲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丏。是爲敬王。

案昭廿二年春秋經傳。王子朝之黨與王子猛爭立。非子匄爭立也。王猛次正。爲太子壽之弟。故單穆公劉文公立之。非長子也。非國人所立也。猛立七月而卒。雖未即位。周人諡曰悼王。非子朝殺之也。匄爲敬王名。各本訛丏。或作丐。而匄乃猛之母弟。猛卒而後匄立。安得此時匄與朝爭乎。史皆誤。廣

宏明集法琳破邪論引陶公年紀言悼王一百一日殊不足據法琳又曰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害謂出齊祕書楊玠史目陶公年紀蓋依此紀而誤者子朝爲景王長庶子亦不可云庶弟

子朝爲臣

案春秋經傳子朝奔楚爲敬王臣乎哉

諸侯城周

案春秋城成周在昭三十二年當敬王十年此書于四年豈因是歲晉戍周而誤歟

敬王犇于晉

案左傳定六年天王處于姑蕕杜注周地則王未嘗奔晉也此與表並誤

四十一年楚滅陳

案左傳楚滅陳在哀十七年。爲敬王四十二年。此誤作四十一。史記各處所書滅陳之年。惟秦紀哭蔡陳世家不誤。其餘周紀年表及杞宋楚鄭四世家俱誤也。

四十二年敬王崩

案左傳哀十九年書敬王崩。而春秋昭二十二年書景王崩。周敬王在位四十四年明甚。竹書及集解引皇甫謐說俱合。此作四十二。表作四十三。竝誤也。但御覽八十五卷引史記作四十四年。

子元王仁立

附案人表依世本元王名赤。索隱曰。元有兩名。

元王八年崩

案元止七年。此與六國表言八年並誤。杜世族譜作十年亦誤。蓋謬減敬王之年以益元王也。

子定王介立

附案周不應有二定王。韋注國語後書西羌傳陶公年紀並據世本作貞王。而竹書人表世紀均作貞定王。御覽引史記亦作貞定。則固兩字謚也。索隱不考。妄謂皇甫謐彌縫史記世本之錯。因爲貞定可嗤之甚。至世本世紀以元王爲貞王子。互易代系。孤文單義。不足取證。左傳哀十九年疏及釋文兩存其說而不能定。未免岐見。豈其信世本世紀更勝于信史記竹書人表乎。又集解引皇甫謐言王名應。不知何出。殆非也。

是爲考王

附案人表考王已下皆二字謚。史惟威烈愼靚仝。它若考王曰考哲。安王曰元安。烈王曰夷烈。顯王曰顯聖。皆不知何出。陶公年紀作靜王。又似一字謚。何也。至法言淵騫篇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愼順古通。猶靚之爲靜耳。呂子先識篇以考王爲考烈非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附案考王初立。封西周桓公。而東周惠公之封。自在顯王二年。蓋卽趙世家所云與韓分周以爲兩也。史類敘于考王崩後者。特因封桓公而連及之。史家多有此法。然正義引括地志述征記。俱言顯王二年封東周惠公。謂出史記。而今本周紀殊不然。何也。豈唐史記本有異乎。又索隱引世本謂西周

桓公名揭。東周惠公名班。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史記封少子子班于鞏。此紀引述征記止作班。雖小有異。然可證史記元文有惠公名。今本缺也。而韓子內儲下篇曰。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于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然則西周武公名朝。西周惠公子。有謂東周惠公者誤也。而東周惠公又名根矣。蓋西周歷桓威據莊子達生釋文。威公名竈也。惠武四世而為秦所滅。武公之太子皆未得立。路史後紀十稱皆公。東周僅惠文兩世而滅。國策有文君。卽呂氏春秋淮南子人表所稱昭文君。皇極經世以為名傑。六國表徐廣引紀年作東周惠公名傑者非。史不紀文君。缺也。索隱因史不及文遂謂西周武公之太子為文公。殊失考。弟所疑者。東西兩惠公。竝當顯王初年。至為秦滅時。凡歷一百十餘歲。而各以父子兩代延之。年壽何長。豈非小司馬所謂周室衰微。略無紀錄。二國代系。甚不分明矣乎。徐廣所引紀年謂東周之惠公薨于顯王九年恐非。

子安王驕立

附案人表名驍疑史誤驕

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案此語史凡四見封禪書全周紀秦紀七十七歲老子傳七十歲漢郊祀志及水經注十九皆作七十三處各異不免乖訛注家咸自立解疑莫能明夫出者非其初生則其立也孟康曰襄王爲霸始皇爲王考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惠文君十四年改元稱王不可以襄爲霸以政爲王且但言襄王不知昭襄耶莊襄耶核其生立之年甚不相合索隱引孟說作襄公恐誤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考武王生十九年立在位四年昭王亦生十九年立在位五十六年始皇生十三年立在位三十七年俱不合年數且武昭蒙孝公之餘業而武享國尤淺不

可以霸歸之。顏師古及司馬貞以十七歲爲定。謂伯王指始皇。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未得稱伯。九年誅嫪毐。恰十七年。古史從之。考昭王五十一年乙巳取西周。嫪毐作亂。歲在癸亥。計十九年。並非十七。況必誅毐而乃稱伯。則前此始皇爲未出乎。張守節謂孝公二年顯王致胙。後從三年至十九年顯王致伯。是霸也。（湖本正義有訛字）子惠王稱王。是王者出也。考孝公三年迄惠文改元。共三十六年。數更不合。獨周嬰卮林以七十七年爲定。謂孟增幸于成王。造父幸于繆王。非子幸于孝王。始與周合也。宣王以秦仲爲大夫。與周別也。宣王元年爲秦仲十八年。自此至惠文十四年。依年表凡五百二十年。（本紀五百七歲誤。）于時秦始稱王更元。是別五百歲復合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之載。得七十七年。所云合七

十七年而伯王出也。比較諸說。周氏似勝。然考秦仲十八年至惠文十四年。凡五百三年。益惠文卽于十四年更元。如欲合五百二年之語。當云十三年耳。又惠文更元至始皇立。乃七十九年。周所說年數頗差。余謂始皇生於周赧王五十六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自始皇初生逆數至惠文改元之歲爲六十六年。而後四年西周亡。鼎入秦。以此準之。恰得七十年。史儋之言。庶不爽矣。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

附案烈王在位七年。此作十年。非。蓋傳寫誤直其下耳。史漢中七十兩字多譌。易廣宏明集破邪論謂烈王弟顯王簒立。以爲出史目年紀二書。不知何據而言簒也。

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

案秦惠稱王。秦紀秦表均不書。秦紀誤秦爲魏。而楚世家懷王四年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附書之。張儀傳亦云。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與此紀書于顯王四十四年政合。乃秦惠十三年也。秦惠在位二十七年。改十四年爲元年。豈非以稱王之故歟。然此謂諸侯爲王皆在秦惠稱王之後則誤已。古史仍史之誤。而又改之曰時諸侯皆爲王。尤誤。其時稱王者。燕秦楚齊趙魏韓七國。宋中山二小國亦稱之。水經注三十三卷七國稱王。巴亦王焉。國譜徐偃亦稱王。見後書東夷傳。凡茲九國。惟楚僭王。遠在春秋之前。說見十二侯表。其餘八國。齊最先。宋次之。魏次之。秦次之。燕韓中山次之。趙最後。齊爲王始于威王二十六年。當顯王十六年也。魏爲王始于惠王後元年。當顯王三十五年也。魏惠改元稱王。與秦惠仝。史誤以改元爲魏襄元年。大事記謂魏稱王在顯王十六年拔邯鄲之後。亦非。戰國秦齊策言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魏拔邯鄲。衞鞅說魏行王服。

恐不可爲稱王之證。秦紀于惠王四年書齊魏爲王。誤。齊字十三年復書魏君爲王。表亦書魏爲王于十三年。俱謬也。宋爲王始于偃王十一年。當顯王三十三年。以爲當愼靚三年者誤也。燕爲王始于易王十年。韓爲王始于宣惠王十年。韓世家誤爲十一年。中山不知何君。俱當顯王四十六年也。趙武靈爲王之年無考。趙世家武靈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令國人謂己曰君。武靈八年。爲愼靚王三年。是歲無五國相王事。殊不足據。大事記改書于顯王四十六年云。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大紀因之。而考世家武靈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于韓。則趙之爲王。其在愼靚之三年乎。索隱正義及元吳師道國策注言稱王之年。皆未詳覈。

子愼靚王定立

附案晉常璩華陽國志作愼王。而路史前紀注引志作靜王。又作順王。蓋單稱之耳。靚卽靜字。順與愼通。

子赧王延立

案竹書稱隱王是也。隱王卒于西周武公東周文君之前。安得無諡。沈約竹書注謂赧隱聲相近非也。索隱云。諡法無赧。政以微弱竊鈇逃債。赧然慙愧。故號曰赧耳。又皇甫諡云名誕。恐誤。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

附案東西周之分治。始于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兩之時。顯王雖在東周。徙建宗名。至赧王復徙都西周。此言王赧時分治。追言之也。而東西周之分。大事記考之最詳。元蘇天爵元文類。亦有吳澂東西周辨。蓋周西都鎬京。而河南郟鄏。周

公以居九鼎謂之王城洛陽下都周公以居頑民謂之成周平王居王城東遷之始至敬王因子朝之亂徙都成周及考王初年以王城故墟封其弟揭實爲西周桓公而桓公之孫惠公復封其少子班于鞏號東周惠公是西周惠公獨擅河南之地而東周惠公食采于鞏秉政洛陽焉故平王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洛陽也顯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公羊傳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說亦甚明

翦請令楚賀之以地

附案國策賀作資卽此處上文亦云以地資公子咎則賀字是傳寫之譌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

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

案國策或爲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于河南蓋策所云河南是也史言南陽非史所云韓王是也策言魏王非西周與韓近也

王報謂成君

集解徐廣曰國策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而脫誤也通志亦云缺文

韓徵甲與粟於東周

案策作西周

期三月也

案策云不過一月必拔之作一月爲是

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

皆白起也

案此語最爲可疑策與史皆不免有誤考伊闕之戰秦敗韓魏虜韓將公孫喜殺魏將犀武（即師武）其事固屬白起若秦取趙離石在顯王四十一年取藺在赧王二年皆非白起之功葢其時起未出也此何以稱焉又策作取藺離石祁祁屬太原（吕子審應篇言趙惠王時藺離石入秦亦非）

還其行

附案淩稚隆評林曰國策作留其行注留不進也此還字恐是遲字之誤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

案王應麟通鑑答問有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一條云左氏謂王貳于虢王不可言貳此謂王倍秦王不可言倍周

之空名猶在諸侯之上天下謂之共主作史者當有君臣之分也余案左傳有云王叛王孫蘇竝屬載筆之失

周君王赧卒

附案集解引宋忠謂王赧諡西周武公固誤索隱謂周君即西周武公斯時武公與王赧皆卒亦誤蓋東西二周各自有君王赧特居西周耳烏得合爲一人且果是西周不應連書君王國策吳注辨之矣而西周武公竝未偕卒故下文云遷西周公于憚狐也索隱謬以武公與王赧全卒遂移東周之文君指爲武公太子以當下文之西周公李代桃僵豈不乖乎史詮又據徐廣說東周惠公薨于顯王九年惠公與武公兄弟計武公當卒顯王世此周君乃別一人史失其名諡亦未然東周止惠公文君兩代而歷一百十九年之久本有可

疑。但東周惠公是西周惠公之少子。雖與武公爲兄弟。年歲懸殊。疑東惠是庶生。而六國表中徐廣所引紀年。今紀年所無。竹簡出于汲冢。斷爛倒錯。其歲次年數大半不足信。兼有僞亂。當愼取之。史詮據以爲斷。謬矣。然則史何以書周君王赧卒。曰史詮引吳文學云。君字羨文是也。蓋後人傳寫羼入。奚以徵之。楚世家頃襄王十八年。周王赧使武公說楚相昭子毋圖周。此稱周王赧之明驗也。論衡儒增篇述史記云王赧卒。御覽八十五卷引史記云周王赧卒。此史記元本無君字之的證也。惟赧非謚。不書其謚隱。而書其號曰赧。以失國貶書卒。未免失史法。六國表書周赧王卒。

秦取九鼎寶器

附案九鼎者。一州一鼎。凡有九也。國策顏率謂齊王曰。昔周

伐殷得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左傳桓二年疏云。顏率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書召誥疏又云。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顏率游說之詞。不可信用。孔氏說一事而彼此牴牾如斯。史正義亦云。禹貢金九牧。鑄鼎于荊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以九鼎爲一鼎者。本于墨子耕柱篇。未足爲據。子華子問鼎篇。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拾遺記禹鑄九鼎。五以應陽法。四以象陰數。惟鼎有九。是以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顯王三十三年鼎淪于泗。說見封禪書。赧王五十九年鼎入于秦。然則一鼎已淪于泗淵。秦所取者八鼎。非有九也。此云九者。亦猶上文馬犯之言九鼎。統稱焉耳。或疑淪泗近于誕。困學紀聞十一載滏水李氏說泗水在宋彭城。九鼎無緣至宋。斯又誤以鼎爲遷時所淪。因疑從周至秦。不應道經宋地。遂有謂沈泗水者。是周鼎非禹鼎。微子封宋。賜以周鼎。宋亡沈于泗。

馮氏解舂集云然殊不知先淪後遷相隔八十一年不得合爲一事
鼎淪于宋亡四十一年之前與宋無涉而鼎之神異誠有如
墨子所稱不炊而自藏不遷而自行者夫豈汾陰獲鼎之比
哉三國志魏明帝紀注言秦所鑄銅人潛然淚下于將徙北
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言爾朱榮入洛平等寺金像悲淚三
日晉書張華傳言張華漢祖之劍或飛合于水或飛出于火
靈爽少矣尙能若是況神禹之鼎乎史正義及通考竝云一
飛入泗水餘八入于秦中蓋猶太邱社之能自亡也始皇令
千人沒泗求鼎欲以完九鼎之舊未免于愚而漢得秦寶器
不聞有鼎抑獨何歟論衡儒增篇旣誤以九鼎爲一鼎故謂
此處秦取鼎爲誤而又謂鼎不能神俱是妄論
而遷西周公於惡狐

案史公書西周之遷而不書東周之遷陽人聚殊爲疏漏

秦莊襄王滅東西周

案西周已見滅于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此與年表及燕世家皆誤多一西字田完世家又但言秦滅周少一東字惟春申君傳言取東周不誤也史詮曰西字衍

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

案我字不可解當是於字之誤史公蓋引書序也畢有二在渭南者名畢郢文武周公之墓在焉所謂鎬東南杜中韓昌黎南山詩前尋徑杜墅坌蔽畢原陋是也在渭北者名畢陌秦惠文悼武兩陵及漢諸陵在焉唐劉滄咸陽懷古詩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漢諸陵是也畢公高之封亦在渭南向來注家多混即程大昌雍錄辨文王葬畢尚疑不能明此

本四書釋地又續其詳別見日知錄廿二卷

史記志疑卷三終